

一匹烈马，一杆枪，棒打獐，瓢舀鱼年代的猎帮传奇！
揭秘关东围帮组织，再现狩猎风情。

DA LIEBANG

徐大辉
著

大猎帮



DA LIEBANG

大力帮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猎帮 / 徐大辉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171-0601-2

I. ①大…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7386 号

责任编辑: 陈昌财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cbs.cn

E-mail: yanshicbs@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

字 数 334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7-5171-0601-2

目 录

第一章 腊月里开围 / 001

草没黄牛鱼满河，搭上窝铺支起锅，狼豺藏在山林里，狍鹿黄羊转山坡，
白天开荒熬日头，夜夜惧听虎豹歌。

——《开围歌》

第二章 半路遇警察 / 012

一个猎帮三杆炮，围到山牲口跑不掉。

——打围谚语

第三章 地仓子里回忆 / 023

打春的狍子，立夏的猫子，要吃它们的肉，不如啃棉花套。

——《打猎节气谣》

第四章 木屋青涩偷情 / 035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
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唐·王维《观猎》

第五章 狼自断爪逃脱 / 046

风吹号，雷打鼓。松树伴着桦树舞，哈哈带着弓和箭，打猎进山谷。哟哟呼，哟哟呼。

——《打猎歌》

第六章 码踪遭遇黑熊 / 057

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进汤锅里，胖胖野兔钻锅底。

——民间歌谣

第七章 秘救抗联战士 / 068

素呀肯哪哎，莫里根啊，木兰塔尔依阿里希哟哟哟昊，撒唠舍都尔阿林，阿里希咳呦哟，空齐哟哟昊！

——《打小围》

第八章 过去的没忘掉 / 079

内家最爱海东青，锦靛掣臂翻青冥。晴空一弓雪花坠，连延十里风毛腥。初得头雁夸神俊，一骑星驰荐陵寝。

——金·赵秉文《春山》

第九章 悲情鹰把头之女 / 090

山神爷老把头啊，在上有神灵！求你保佑俺们猎帮。打着大山牲口，平平安安回来！

——猎帮祷词

第十章 民间陋俗制造 / 102

天寒曳靴鞞，地冻著麻衣，积雪爬犁出，灯残猎马归。

——杨宾《宁古塔杂诗》

第十一章 再遇借种女人 / 114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北宋·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第十二章 炮头带回男孩 / 125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弹歌》

第十三章 风雪猎帮宿营地 / 136

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叫猛虎不投降。

——辽代·萧观音

第十四章 收围前特别安排 / 147

狍子奔鞍儿，鹿奔尖儿，山羊起来可坡窜。

——《狩猎谣》

第十五章 煮肉全村人吃 / 158

冬鹰复春鹰，多少打鹰手。负网入空山，蒙皮入林藪。草暖捕鹰雏，草冷捉母鹰……

——清·方登峰《打鹰歌》

第十六章 集家并村消息 / 170

麻达山，遭熊舔，滚砬子，不开眼。

——山里人谚语《四大怕》

第十七章 心房拥挤三个女人 / 182

立春棒打狍，雨水鱼进瓢。小暑胖头跳，大暑鲤鱼闹。白露大马哈，秋分把子溜。寒露哲罗翻，霜降打秋边。立冬下挂网，小雪闸冰帐。

——《打鱼谣》

第十八章 捅破那层窗户纸 / 194

成群引着犬，满膀架其鹰。荆筐抬火炮，带定海东青。

——明·吴承恩

第十九章 借熊杀人未遂 / 206

一枪不打俩，打俩双眼瞎。

——猎帮俗语

第二十章 进城买禁售药 / 218

吉林围接盛京围，天府秋高兽正肥。本是昔年驰猎处，山情水态记依稀。

——清·乾隆《即事诗》

第二十一章 画地为牢修人圈 / 230

野猪疑心大；狐狸性狡猾；狗熊性直胆子大；虎豹阴毒心虚假。

——狩猎谣谚

第二十二章 密商潜入部落村 / 241

九月狐狸十月狼，立冬貉子绒毛长。小雪封地没营生，收拾压关打老黄。

——打猎歌谣

第二十三章 两方都在做准备 / 253

大踏板，五尺长，阿玛穿它撵黄羊。黄羊跑到山背阴，大雪壳子三尺深。
黄羊它可没了辙，四腿一撑进雪壳……

——歌谣《大踏板》

第二十四章 山野外去拉鹰 / 264

大雪天，大雪天，大雪下了三尺三。黑貂跑进锅台后，犴子跑到房门前。

——歌谣《大风天》

第二十五章 袭击部落村计划 / 276

顶梁见毛梢，栽坡露出腿，迎面跑掏裆，横着飞打嘴。

——打围歌谣

第二十六章 赵家猎帮从此消失 / 287

打围人想进干饭盆，打老虎，挖熊胆，抽个鹿鞭更有脸。弄副鹿胎，闺女媳妇全惊呆。

——赶山歌谣

附录 / 299

第一章 腊月里开围

草没黄牛鱼满河，搭上窝铺支起锅，狼豺藏在山林里，狍鹿黄羊转山坡，
白天开荒熬日头，夜夜惧听虎豹歌。

——《开围歌》^①

—

九辆马拉的爬犁^②从赵家趟子村中驶出，驾驭者甩响的鞭子炸开了树上的霜花，震得近处黑樟松树上雪淞纷纷飘落。

二十一人坐在爬犁上，清一色不吊面、毛朝里、皮板朝外帽子，看帽子像一座动物园，狐狸皮、狍子皮、鹿皮、貂皮、野猫、山羊……最扎眼是一顶虎皮帽子；着皮袄皮裤，一律皮板朝里毛朝外——关东山，又一怪，翻穿皮袄毛朝外——采用各种动物皮张，以狗皮、鹿皮、羊皮居多。脚凳外，从前的女真、肃慎、锡伯、鄂伦春、赫哲等民族，还常常使用狗、鹿、四不像等动物来拉。

靽鞞——谜语：老头老头你别笑，破个闷儿你不知道；什么解下它不走，

① 杨文龙搜集。

② 爬犁又叫“扒犁”、“扒杆”，民间称冰雪上的车子。一般用牛拉马拖，《吉林地志》记载：“满清未兴以前，在东海三部之东北，而与渥集部紧相连接者，则清纪概以使犬、使鹿别之。”

绳子一绑它就跑——鞋，还有一样特色的东西，皮袖筒子，也叫抄袖子，长约一尺，双手放在里边暖和不冻手。三江猎人典型的猎装。

这是一支狩猎队伍，民间称为围帮，或猎帮，在东北行帮中属于渔猎行。三江的历史从渔猎开始，清太祖努尔哈赤辟围场时囊括白狼山，是全国五大围场^①之一。皇帝、官员行围为消遣取乐，骑射演练，百姓围猎为其生计。因此三江渔猎行当由来已久，许多地名与行猎有关。白狼山根儿下的县城亮子里，驶出爬犁的赵家趟子村都是因狩猎得名。亮子里，即鱼亮子——捕鱼点，一般设在水面易于控制的地方。鱼亮子捕鱼靠鱼栅，沿用的是古老的办法。通常从入江的河口算起，依次叫头道亮子、二道亮子、三道亮子……三江县城近邻清河，在一道著名的鱼亮子内侧，俗称亮子里。赵家趟子村，顾名思义，趟子^②，狩猎的一种形式，即不用枪捕猎，靠下套子，民间称趟子手。赵姓的趟子手，以他的姓命名的村子。白狼山中这样的猎户村很多。

“赵炮，头场雪不小啊！”炮手孙大杆说。

炮头赵永和朝上推下压挡视线的虎皮帽子，目光从雪野收束回来，说：“今年好山景啊！”

山景，打猎离不开好山景。好山景什么样？最简单地就说就是大雪封住山，覆盖住杂草，动物藏不住身，容易发现它。

“唔，今年山景好。”赵永和说。

“准能打住大牲口（野兽）。”孙大杆说。

“山神爷给我们福气，给我们多少我们才得多少。”赵永和说，所有猎帮主都这样说，他们信奉打住大牲口都是山神爷赏赐的。

“赵炮，跟着你，咱们才回回不空围，打着大牲口。”端锅的^③吴二片插嘴道。

① 清政府全国设五大皇家围场：京畿永定门外南苑围场；热河木兰围场；东北盛京围场；吉林围场；索岳尔济围场。规模最大为盛京围场有一百零五围。

② 趟子活儿细分为：套子活、棍子活、网子活、夹子活、笼子活、铁子活、圈子活、药子活、窝子活。

③ 猎帮组织人员分工：炮头——围帮的首领。指挥一切行动。贴炮——即二炮头。协助炮头行猎，肩负保护炮头生命安全职责。炮手——专司打野兽。赶仗人——负责围赶野兽。端锅人——专门做饭、打火堆。

“是啊！”大家附和着。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赵永和望着一双双信任的目光，心生感激同时，觉得肩膀很沉，此次跟自己上山围猎的二十一人，要带他们上山，打住大牲口，人囫囵个儿地安全带下山，他说，“我们满载猎物下山，过年。”

猎帮炮头一句话引出大家口水，纷纷议论道：

“我想野味啦。”

“好久没吃到野猪肉喽！”

“真馋豹子肉馅儿蒸饺子……”

三江人特重视过年，讲究年嚼咕。赵家趟子村座落山中一块地势平坦空地上，村口修筑了马蹄形水塘，进入不远左侧高地处，修有一类似碉堡的建筑，高约八米，上下两层，（关于此建筑的来历和内部结构，后面的故事还要讲到），房屋建筑风格多以改良木刻楞为主，也有土坯房。木刻楞原是俄罗斯族典型的民居，具有冬暖夏凉，结实耐用等优点。三江老山里的木刻楞，仍然保留用木头和手斧刻出来，有棱有角，非常规范和整齐的建筑方法，稍加改良的地方，如俄罗斯乡民在修建木刻楞时都总爱在房屋前面修一间像走廊一样的房屋。当地人称这个小房屋叫门斗，起着防风的作用。赵家趟子村的木刻楞门朝南开的都省略去了门斗，只要北向木刻楞才修有门斗。全村四十多户，房屋不是户户木刻楞，还有利用山洞搭建的窑洞似的房子，还有几户地窖子。村中心位置偏西的林子里，有一个石头墙垒成的大院，该村首富赵家大院。

现在赵家大院的主人赵永和，他作为缔造者的后代，义不容辞发扬传统，担负起全村二百多口人的过年嚼咕，不是下山到三江城亮子里去购买，许多人家没钱买。靠山吃山的观念，老树一样根深蒂固在山民心中。

二

三江老少都盼过年，习俗歌谣深入人心：“二十三，送灶王；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一进腊月门，便闻到年味，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今年的雪来得晚，往年进冬月门便落雪。下雪的意义是为赵家趟子村打开大牲口圈大门，大雪不封山，老天爷给人们养在白狼山中的獐狍野鹿，猎场大门不开，抓不到它们。

纸一样薄的清雪在冬月里下了两次，将将盖住地皮，停留一天生气似的离开山林。全村人苦盼下雪，下场大雪，只差没求雪。三江地区有求雨习俗——在大门垂柳插枝、还有的捕捉蛇、鱼、蛙等戏水动物作祈雨生物。在全国汉族林林总总的祈雨风俗中方法比较简单。

求雪的肯定没有。土生土长的三江人谁人看到过祈雪？农户怕天降大雪，饲养的牲畜怕雪天缺草乏料，不然，即使枯草季节，赶牲畜到野外牧放，一天下来也填个半饱，大雪封地，压住草和树叶，漫长的冬季圈在圈里口口不咬空，需要多少饲草喂它们啊！同在三江一方天下的赵家趟子村的人不这么想，他们都是猎户，靠大牲口糊口，肉食的来源、皮张兑换生活用品，冬季是围猎的黄金季节。

赵家趟子村聚集着几十猎户，炮手们慕赵永和大名而来，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他的猎帮。打猎组织结构松散，平时歇炮各回各的家，各做各的事，拉起围帮大家聚来，组成一个猎帮开赴猎场围猎。赵家趟子村的猎帮总指挥赵永和，做炮头是世袭，他爷爷的爷爷早年在盛京围场设的一个卡伦（军事哨所）做传达兵，驻扎白狼山。后来皇封的白狼山解禁，围场撤销，他滞留山里打猎，一杆老枪（民间称炮）一代一代传下去，赵永和是第七代。到了第六代即赵永和父亲时，他老人家用枪不当炸了膛，半张脸和耳朵炸飞，扔掉老枪，徒手围猎，成为远近有名的趟子手，人送外号赵老白，徒手套山牲口的意思，然后有了赵家趟子村。到了赵永和这一辈，他重又背起猎枪，做炮头，响当当的炮头，名震三江。

“没有赵炮头不成！”赵家趟子村说。

一村的猎户依赖赵永和，指望猎帮炮头出菜出贺（物）。一家之主指望，连穿活裆裤的孩子都指望赵永和，他带村人外出打围才有肉吃！每一次出猎都是小村的节日。

“快了，下雪就好了。”猎户盼天下雪。

冬季的天空如洗，难得出现一块云彩。村人眼望如洗的天空，对食物的

欲望不如洗，相反填得满满。

“赵炮头带咱们打猎，每回都是肥围。”村人自豪道。

并非所有围帮进山都能肥围而归，不顺和倒霉，结局瘦围，空围，整个一场狩猎可能都不开眼（打不到猎物）。

老天经不住人们期盼，在一天夜里，胡乱地在白狼山的上空涂鸦，云雾便有了，继而是一场大雪，足足下了一整夜。次日，很多人房门被雪埋死，没有外人帮助，很难出屋。

雪后救援是赵家趟子村的传统，更是赵家的规矩。那个大雪早晨赵永和呼呼沉睡，他没有睡早觉的习惯，院子门口有人来访他丝毫未察觉。

孙大杆出现在赵永和门前，一院子人正在扫积雪。管家花大姐放下手中的铲雪木锨——打谷、扬场用的农具——说：“孙大哥，这么早啊！”

“哦，找你哥。”孙大杆打扮——狗皮帽子，抵裆裤，靴鞅脚，白茬皮袄，他的眼睛在赵家管家身上鱼似的游，女式的毛皮衣服和男的有区别，他显然不是看衣服，再暗瞧看不见的东西——毛皮物包裹的内容，说，“赵炮起来吧？”

赵家管家是个女人，开了大户人家雇佣管家一色男人的先河，三江地区找不出第二家管家是女人的。传统的偏见比白狼山的大理石坚硬，俗语称：骡子驾辕马拉套，老娘们当家瞎胡闹！还有头发长见识短等等。女人要抱怨就抱怨孔圣人，他一板子打在女人的屁股上，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赵永和当家后，雇佣的确实是个女人，也不是别人是表妹，姨表妹，大姨的女儿。

她姓花称她大姐，既是尊重又是跟一种昆虫有关，兼或与句俗语“好事全归花大姐，坏事都是毛丫头”关联，总之，称呼叫开了，称花大姐仅限外人，赵家的下人称她花管家，东家赵永和始终称她朵妹，她的乳名叫朵朵。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不外乎是个符号，便于区分而已，实质的内容是三江著名的大猎帮主赵永和，为什么雇佣一个女人来做管家？外界猜测种种，最终没有准确说法。

“花大姐，问你呢！”孙大杆等着回答。

“什么？”花大姐有精神溜号的时候，忘记了来访者问她什么。

“你哥起来了么？我要见他。”孙大杆说。

花大姐醒然，说：“还没呢。”

孙大杆仰头望眼高高升起的太阳，说：“什么时候了还没起炕？”

“昨晚睡得晚……”花大姐总要为东家打圆场，窘迫、尴尬、需要的时候她都要这么做，维护东家是管家的职责，“孙大哥你有事儿？”

“这不是下大雪了吗，我寻思找他。”孙大杆往下的话不用说了，唱二人转“露八分，留二分”，即不把话说完，剩下的由人去意会。这种方法民间用于方方面面。

“噢，找他打猎。”花大姐说。

“是，一场好雪，谁心不痒啊！”孙大杆三句话不离本行，“雪封山牲口的踪好码（踪），能起仗……”

花大姐目光朝高处的一个木刻楞飘去，赵永和住在那里面。

三

年近四十岁的赵永和赶热被窝儿（晨性事），实质跟自己老婆不算赶热被窝儿，赵永和今晨的确和夫人赵冯氏做了那事。

那时，赵永和从被窝坐起，望着窗户纸上厚厚的霜花。

“躺下。”赵冯氏伸胳膊朝自己被窝拽他，表达一种愿望。

赵永和立刻理解，说：“昨晚不是……”

“嗯，嗯。”赵冯氏撒娇道。

“馋猫！”

“快点儿！”她及不可待地催促道。

赵永和感觉特别，以前同一个女人有过这种感觉……他在这个早晨把夫妻正常做的那事地当成赶热被窝儿，那个女人比身下的女人要瘦，记忆深刻她有些硌，像被木头硌了一下。幻想和真实劳作模糊，赵永和结果很疲惫，结束时身体软绵绵，眼皮沉沉，昏睡过去。

赵冯氏心疼了，一边给他擦汗一边叨咕，说：“汗哗哗……水洗似的，看你累成这样！”

赵永和完全被极度疲惫，而不是被困倦击倒，决堤一样宣泄，躯体空成纸壳，微风轻而易举都飘起他来，酣睡才能逐渐恢复体力精力，因此大雪的

早晨他酣睡不醒。

“我等他一会儿。”孙大杆说。

“到屋吧，抽袋烟。”管家花大姐让客道。

孙大杆并非怕冷才想进屋，猎帮主赵永和家的黄烟秋天搭足露水，不要火——烟叶燃烧中爱灭火——味儿正，抽口过瘾。除此原因著名炮头的堂屋值得一看。他说：“抽袋烟。”

“请吧，孙大哥。”

“哎。”

花大姐在前引路，朝一个木刻楞走去。

赵家大院内的房舍东一栋西一所，参差错落零零散散在一处，没有两个木刻楞相连，原因房屋依山势建筑，平坦的地方够多大的房基地就盖多大间量的屋子。

做会客厅的木刻楞离大院门比较近，方便接人待客。两小间木刻楞，朝向东南，孙大杆被花格窗户纸间唯一的巴掌大小玻璃晃得眼花，反射过来的太阳光强烈，他用手遮着走过去。

“请！”门前，花大姐客气道。

孙大杆跺跺毡疙瘩上的积雪，走进热气扑脸的木刻楞，皮袄穿不住了便脱下来，坐在马杌子上，接过女管家递过来的烟袋，点点头表示感谢。

“孙大哥，你先抽着烟，我去安排清雪。”

“忙你的去吧。”

花大姐走出去。

木刻楞里剩下孙大杆自己。

赵永和会客的地方也是他素日呆的地方，室内摆设符合猎人身份，狩猎的战利品成为装饰物，五杈的梅花鹿角——脱皮后的三杈或四杈清枝称为清三杈或清四杈。一般认为它可以最多生长到4--5个，但也有花不到五的说法——挂在墙上。鹿角还不能表明炮手^①是个好炮手，进猎人家朝墙上望，

^① 猎人炮手分三种：硬炮手，墙头子硬，百发百中；软炮手枪法较打硬（击中要害）的硬炮手次之；半拉枪，初级枪手。